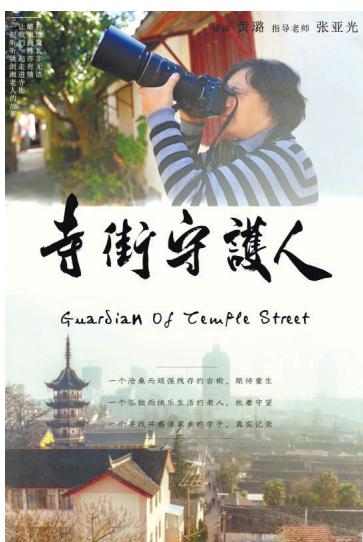


南通姑娘的纪录短片《寺街守护人》引发好评——

寺街里的乡愁，你被打动了吗？

因南通天宁寺而得名的寺街，是千百年来南通老城区的中心，如今却繁华逝去，街巷斑驳。今年74岁的摄影爱好者姚剑湘，常年穿梭在寺街各个角落，努力用手中的相机为这里的小巷生活、光阴变迁做全方位的影像保存。最近，以姚剑湘为主人公的一部30分钟纪录短片《寺街守护人》，相继在腾讯、澎湃新闻、南通电视台等媒体网站刊播，引发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南通籍在外游子的好评。

《寺街守护人》的创作者是一位南通姑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澎湃新闻记者黄璐。为何用镜头记录姚剑湘老人的日常生活，来表达寺街里藏着的缕缕乡愁？近日，本报采访了这位年轻的媒体同行。



邂逅老街老人，被她坚守打动

南通素来有“先有寺，后有城”之说。身为南通人的黄璐对寺街并不陌生。读硕期间，她一直想拍一部家乡题材的纪录片作品。偶然的一个机会，她认识了家住寺街的姚剑湘老人——一位拍摄寺街已有30余年的业余摄影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奶奶。

姚剑湘曾是一名下乡插队知青，回城后进入南通长桥附近的南大街紫琅照相馆担任前台开票员，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她对照相产生了兴趣。退休后，她自学摄影知识，省吃俭用攒下买相机的钱，从此开始拍摄与记录自己所居住生活的这片历史文化街区。如今，姚剑湘对寺街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数十年来也拍摄、收集了大量的图文资料，并分门别类，编订成册。另一方面，姚剑湘老人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今天的寺街并不适宜人居，她所处的那一座院落原本有七户人家，由于城市改造的老街腾迁工作和房屋老化、漏雨、积水、鼠患等困扰，邻居们陆续搬离，到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回乡体验生活、寻找题材的黄璐被姚剑湘

老人的执着所打动，决定通过手里的摄像机，记录下这位摄影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寺街守护人》的创作周期长达8个多月，从2018年5月开始，姚剑湘将刚刚认识的黄璐当作小闺女一样看待，每周六在寺街“晚晴堂”和三五老友聚会，也常会喊上黄璐。“姚奶奶开朗乐观，待人和善，我仿佛成了她的孙女，经常在她家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其乐融融。”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姚剑湘也非常支持黄璐的拍摄工作，为黄璐不厌其烦讲解寺街历史和名人轶事，还耐心传授摄影技能，并慷慨分享多年来累积的寺街珍贵影像资料，这些都使得黄璐深为感动。

几个月间，黄璐与姚剑湘朝夕相处，对寺街的历史变迁、建筑特色、民风民俗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在不少南通的同龄人对寺街所知甚少，我也是通过这次拍摄创作才真正深入地了解到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通过此片可以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老街守护人的坚持与不易，重视和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文脉。”黄璐说。

真实展现生活，直面人生悲欢

春夏时节的小院里花木葳蕤，姚剑湘边用自制喷壶给绿植浇水，边向我们展示她精心侍弄的月季和天竺，这是《寺街守护人》片头呈现的画面。她看起来就和我们身边喜爱莳花弄草的中老年人别无二致，事实也的确如此。纪录片在叙述姚剑湘的故事时，更多是从登高拍摄、牙疼就医、老友去世等生活细节，来勾勒出一个平凡普通却有所持守的寺街守护人形象。

《寺街守护人》遵循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全片以跟踪拍摄的纪实手法为主，再从拍到的大量素材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比如姚剑湘为了考证一张照片背后文字资料的真实性，去询问住在附近的朋友老袁。然而，当她兴致勃勃来到老袁家，却听到了他

已于两天前猝然去世的噩耗。这一事件极具冲击力，让姚剑湘感到岁月的催逼，自己必须加紧编书，以宣战生命的无常。

拍摄期间，黄璐还在姚剑湘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联系其在上海的女儿回家中看望母亲，“我当时想拍一场大团圆的戏，作为本片情绪的一个高潮点。”黄璐说。女儿一家的突然到来，着实令姚剑湘惊喜不已。喜悦的潮水退去之后，姚剑湘回归了一个人独居的生活。之前老人迎接女儿时步履轻快地穿过庭院的长镜头，和女儿走后独自收拾、洗刷碗筷的画面形成强烈对比。“我在这里没有加一句台词，只有雨声与音乐，让观众静静地体会老人欣喜过后的孤独，在一点点加深加浓。”

承载乡愁的艺术品，未完待续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结尾，讲述了姚剑湘为了配合寺街的腾迁改造工作，不得不搬离这个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纪录片没有直接展现姚剑湘搬家的过程，而是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老人拿着三脚架给自己和心爱的老宅留下合影，还有桌上腾迁登记表的空镜头。“我让观众自行想象老人无奈的心境，同时也对老街规划建设的未来怀有美好的希冀与憧憬。”

提起寺街的改造工作，黄璐说她从姚剑湘那里了解到，以前老街区院落的屋顶多为青石瓦当，有一个时期维修翻新，改用了成本低、制作简便的红洋瓦，从高处望去，一片水墨洇漫的靛青中夹杂着跳色的砖红，破坏了老街整体的韵味和美感。如今，寺街被列为南通城里唯一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老街的美好规划发展将成为现实。黄璐通过与寺街许多老人的交谈，深深感到老街必须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才能重现旧日的生命力。寺街要借鉴杭州、苏州、成都等地历史文化街区涅槃重生的经验，要成为南通发展的文脉支撑和源泉动力。

黄璐说，《寺街守护者》正可称作“对记录人的记录”，“不代表记录的结束，我仍会带着我的相机时常回到姚剑湘老人

的身边，继续记录她编书的过程和老街的变化。”黄璐说，“我是第一次拍文化类纪录片，手法和立意仍比较稚嫩。未来我也会进一步探索这类题材，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的成熟作品。”

姚剑湘老人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黄璐对寺街的努力了解和人文情怀打动了她，她很高兴看到南通的年轻人能够为延续城市文化根脉而努力。南通市文联原副主席、摄影家陈建华看了《寺街守护人》，激动地在“朋友圈”发文推荐：“一部介绍南通影友、姚剑湘老师的专题视频，真实感人，充分展现了姚老师作为老摄影人的文化自觉和作为寺街老居民的深厚情感。姚老师长期拍摄的寺街的图片和整理的文稿，是南通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影像资料，但愿它们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本文发稿前夕，姚奶奶欣喜地告诉笔者，她的寺街题材摄影总集已经编修了五六十年头，分为四本十八个系列，老城的街区、巷道、古井、木刻、碑雕等全部囊括其中，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这是热爱寺街的人们所期待已久的作品，也承载了无数南通人对老街乡愁的深深眷恋。

本报实习生卞汐玥

一剪一剃刀折射二十载人生情怀
社区里的“解忧理发店”



杨海彬正在为居民理发。
徐曼 摄

他是一位传统的老手艺人，一把剪子和一把剃刀，陪伴他服务社区居民二十载，其乐融融、其情切切，特别是不定期免费上门服务，更是让四乡八邻备受感动。昨天，这位让人倍感温暖的老人、今年68岁的杨海彬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便是踏踏实实的满足！”

杨海彬的小理发店位于如皋市长江镇蒲港社区，系一座老宅改建，十分简陋，门头上没招牌，外墙上写着“理发店”三个字。屋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上的一面镜子，方正宽大，边框已经褪色，镜面上由于涂层出现不同程度脱落留下的斑点也暴露了它的“年龄”。屋子虽不大，但摆放的东西却非常整齐，这也许跟杨海彬早年当兵的经历有关。

街坊们十分认可杨海彬的手艺。老主顾黄秀兰说：“因为他不在家，我儿子儿媳就把我带出去剪头发，剪了一次头发三十块，我很心疼，在杨师傅这儿剪头发只要六块钱。”

杨海彬告诉记者，早年从部队退伍后，起先是在水泥厂工作，后来拿起剃刀开了家理发店。一开始是为了生计，后来则是有了感情。杨师傅的理发店收费低廉，闲来无事，就算不理发，大家也愿意来这里唠唠家常。有老人不方便走动的，一个电话，他就带上工具上门服务。杨海彬说：“很多人都是老顾客，之前的生意都是他们照顾的，我不涨价；有些人困难，我也不想收他们的钱。”

“这个店，我要开到身体撑不住为止。”杨海彬对此感慨不已。守着自己的家园，为乡亲们提供理发服务二十多年的他，内心有种满满的幸福。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夏璠蕾 通讯员徐曼 李龙

日本友人疾病扰 中医针灸展奇效

晚报讯 29日，在启东市中医院治未病科门诊诊室门口，耐心候诊的是日本籍人士小林弘之，正在和他的翻译愉快交流，这是他来院接受第三个疗程的针灸治疗。

“6月份第一次来启东市中医院的时候，他是搭着同事的肩挪步进门的。”小林弘之身边的同事说。“我的腰、臀以及左下肢疼痛难忍，工作都受影响。”通过翻译，我们了解到，今年56岁的小林弘之是启东市高新区一家日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平时工作忙碌，这次因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前来就医。

“在这里接受了大概三四次左右的针灸治疗，症状就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2个疗程结束，疼痛的症状已经消失。”小林弘之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之前在菲律宾体验过针灸，但疗效不显著。这次在启东市中医院，我体验了中国中医针灸的神奇疗效，非常棒！”

为小林弘之治疗的是林同舟医师，经过诊断，该患者诊断为腰痛病，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病。

林同舟医师师承贺氏针灸三通法代表性传承人贺喜教授。“针对他的病情，我采用了贺氏针灸三通法，综合治疗下来，效果比较满意，现在是巩固阶段。后期的话，患者还需要注意避免负重、避免久坐久站、不要长时间低温空调，同时要做做适当的运动。”林同舟医师介绍道。

临走时，小林弘之握着林同舟医师的手，愉快地用中文说着“谢谢”，同时表示，这次在启东市中医院就诊经历，令他非常满意和难忘。

记者黄海 通讯员王海燕